

李福印 编著
Koenraad Kuiper

语义学教程

SEMANTICS:
A COURSE BOOK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语义学教程

SEMANTICS:
A COURSE BOOK

李福印 编著
Koenraad Kuiper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义学教程:英文/李福印等编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2

ISBN 7-81046-694-1

I. 语… II. 李… III. 英语-语义学-教材 IV.H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4502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责任编辑: 李健儿

印 刷: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字数 324 千字
版 次: 1999年 11 月第 1 版 1999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46-694-1/H · 626
定 价: 19.7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ACKNOWLEDGEMENTS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those individuals and organisations hereafter mentioned with gratitude.

Thanks are due to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for the Exchange Fellowship, to the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and to the Ocean University of Qingdao. Various peopl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made life easier: library staff for assistance with book selection, and staff of the Computer Services Centre who gave advice and provided computing facilities.

We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following for permission to quote the following material:

Mouton publishers for extracts from Olga Akhmanova. *Linguostylistics: Theory and Method*, (1976).

MIT Press for extracts from Adrian Akmajian, et 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995).

Keith Allan and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for extracts from *Linguistic Meaning* (Vol. 1 & 2), (1986).

Jens Allwood, Lars-Gunnar Anderssen, Östen Dahl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extracts from *Logic in Linguistics*, (1977).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for extracts from Mansoor Alyeshmerni, Paul Taubr, *Working with Aspects of Language*, (1975).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for extracts from Dwight Bolinger, *Aspects of Language*, (1975).

Text on pages (12, 24 - 8, 41 - 3, 46 - 50, 64 - 72, 88 - 93) quoted from *Using Functional Grammar* (1995) by David Butt et al.,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CELTR), Australia. © NCELTR.

D.A. Cruse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extracts from *Lexical Semantics*, (1986).

Allan Cruttenden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extracts from *Intonation*. (1986).

ii ACKNOWLEDGEMENTS

- Martin Everaert, Erik-Jan van der Linden, André Schenk, Rob Schreuder and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for extracts from *Idioms: Structur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1995).
- William A Foley and Blackwell Publishers for extracts from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997).
- William Frawley and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for extracts from *Linguistic Semantics*, (1992).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extracts from Dirk Geeraerts, *Diachronic Prototype Semantics: A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Lexicology*, (1997).
- John T Jensen and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for extracts from *Morphology: Word Structure in Generative Grammar*, (1990).
- Macmillan Press for extracts from Francis Katamba, *Morphology*, (1993).
- Jerrold J Katz and Harper & Row for extracts from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966).
- Geoffrey Leech for extracts from *Semantics*, (1974).
- Wendy Leeds-Hurwitz and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for extracts from *Semiotics and Communication*, (1993).
- John Lyon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extracts from *Linguistic Semantics*, (1995), and from *Semantics* (Vol. 1 & 2), (1977).
- MIT Press for extracts from Robert M Martin, *The Meaning of Language*, (1988).
- Winfried Nöth for extracts (chapter III. 7) from *Handbuch der Semiotik*, 2nd rev. ed. (1999), Stuttgart: Metzler.
- Longman for extracts from William O'Grady, et al.,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1996).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t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extracts from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ird edition, edited by A. P. Martinich. Copyright 1985, 1990, 1996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hn I Saeed and Blackwell Publishers for extracts from *Semantics*, (1997).
- John Searle for extracts from 'What is a speech act?'
- John R Taylor and Clarendon Press for extracts from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2nd edn (1995).
- Longman Group Ltd for extracts from Jenny Thomas, *Meaning in Interaction*, (1995).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td.
- R. L. Trask and Edward Arnold for extracts from *Historical linguistics*, (1996). And Routledge, London, N. Y for extracts from *Language Change*, (1994)
- Longman for extracts from Friedrich Ungerer & H. J. 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6).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td.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trace all copyright holders but if any have been inadvertently overlooked, the editors will be pleased to make the necessary arrangements at the first opportunity.

Li Fuyin
Koenraad Kuiper

序(一)

李福印先生由青岛给我寄来了英文《语义学教程》。打开一看,原来是他与新西兰 Koenraad Kuiper 副教授合编的一本书。这书引起了我的兴趣,也引起了胡壮麟、徐烈炯、伍铁平、王逢鑫等多位先生的兴趣。

语义学是个从国外引入的学科,但语义研究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讲字义的《康熙字典》是语义书,讲句义的《十三经注疏》也是语义书,至于那许许多多的古文评注读本也是讲语义的。不过,这些书提供的是具体词语的解释,不是把各种语义关系集中起来作为独立的理论研究,所以不同于现代语义学。

现代语义学,我们有没有人搞呢?有的。近二十年来,国内已经陆陆续续出了几本谈语义学的书,作者有伍谦光、贾彦德、徐烈炯、石安石、梁锦祥等人。对于要学语义学的人,这些先行者有架桥引路之功。

为什么许多人要学语义学呢?因为人类是用语言来进行交际的动物。人们说话,就是为了表达意义。以语言为交际工具的人想明白意义是如何表达的,怎么表达最有效,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听到一句话,我们怎么能了解其中的意思呢?大家知道,这与这句话的词汇、语法有关,也与说话时的社会背景、心理状态有关。白居易《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从词义看,这“恨”指的不是仇恨,而是愁苦之情;从句法结构看,此“恨”不是一般的恨,而是有特定范围的;从上下文和语境看,这两句话说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把这三层关系都弄清,这是语义学的要求。

但是一句话还能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它的意义。《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地理学家看来,这是谈论摆在眼前的鲁国地貌;在历史学家看来,这是比拟从古到今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从哲学家看来,这却是描绘宇宙间万事万物变动不居的特征。这三种看法都是对的,都属

于语义学的范围。

正是因为语义有这么一个纷繁错杂的网络,所以国外许多学者从特定的立场出发,分别从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语用学、文体学、哲学、逻辑学、符号学、认知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观点来琢磨和探究语义,其结果是一个百花齐放,五彩纷呈的洋洋大观。

语义学内容如此丰富,外国资料又如此分散和昂贵,我们这些穷书生得怎么办呢?李福印先生说,“先不用发愁,请试读一下我们的《教程》。”翻开看看,果然除一些导读材料外,主要是各家语义学名著的重要章节的选辑。如果有谁碰到语义学问题,希望看看有关的第一手材料,手此一编,那需要便可以初步满足了。

王宗炎

1999年6月2日

于中山大学外语学院

序(二)

本书是青岛海洋大学英语系李福印副教授于1997年至1998年在新西兰访学期间,与坎特伯雷大学语言学系主任 Koenraad Kuiper 副教授合作编写的产物。本书第一编者李福印,是一位具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英语教师,是一位勤奋好学、大有作为的青年学者。去新西兰之前,他就系统掌握了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尤其对语义学进行过比较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他抓紧在国外访学的短暂时间,充分运用国外图书馆藏书丰富的有利条件,博览有关语义学的各种专著和论文,使他对国外语义学研究的历史、进展和现状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本书的内容来看,编者给读者提供了尽量全面的材料,既包括国内可以见到的经典性著作,也包括国内难以见到的最新论述,可以使学习者了解语义学研究的来龙去脉,以及最近的成果。

顾名思义,语义学是专门研究语言意义的学问。国外学者撰写了许许多多关于语义学的专著和文章。但是,人们似乎对语言意义的内涵并没有取得共识。因而这众多的语义学著作所谈论的内容、研究的方法和打算解决的问题,也是大相径庭。

我国高等院校英语系开设语义学课程的历史不长。各校语义学教师对语义内涵的认识不尽相同,研究方法各有千秋,而且使用的教材多种多样。此外,国内已经问世的语义学教程更是有如凤毛麟角。广大师生普遍渴望有本好的语义学教科书,供学习和研究使用。李福印副教授与外国友人所编写的这本书,正好用来填补这个空白。

说到底,语言包含的不外乎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语义研究构成了整个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固然可以就语义而论语义。但是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将语言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语义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与语言的其他组成部分紧密相关。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它从语素、词汇、词组、分句、句子和篇章等六个层面来进行语义研究,使我

们对语义得到比较深刻的认识。

语义研究不仅涉及语言学的音系学、句法学、语用学、功能语言学、以及历史语言学等不同分支;而且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还涉及哲学、逻辑学、认知科学、文体学、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和心理学等多种学科。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从多种视角来考查语义,从而延伸和展宽了语义研究的范围和领域。

在西方国家,关于语义学的论著浩如烟海。作为教材,本书一方面尽量收入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学者的代表性著作,另一方面因篇幅有限而从中精选再精选,使读者能够学以致用。总的来看,本书所选的段落和篇章不拘泥于一家之言,而是采撷百家之长。具有广泛性,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

我向对语言学感兴趣的学习者,特别是有志于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推荐这本书,相信大家会从中获得极大益处。

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 王逢鑫

1998年10月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前 言

本书的读者对象

1991年至1994年,笔者在吉林大学英语系读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语义学”是专业课。笔者记得当时系资料室仅有一套 Lyons 的上下两卷本 *Semantics*,除此以外图书馆几乎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原版语义学书。同学们听课的时候都忙于记一些似懂非懂的笔记。现在回想起来,笔者对这一门课仅存的印象似乎是“Semantics is the study of meaning”,再就是据说爱斯基摩人有上千个表示“雪花”的词,以及诸如此类的零零星星的印象。笔者来青岛海洋大学英语系任教后,发现极度缺乏语义学资料,尤其是原版资料,是国内许多大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成为中国学生及语言学研究者的一个大障碍。

原版语义学书多数是一些大部头的著作,语言不容易理解,即使有足够的书籍,也并非每一个同学都有足够的兴趣和时间去读。John Lyons 的上下两卷本 *Semantics* (1977) 和 Keith Allan 的两卷本 *Linguistic Meaning* (1986) 是公认的语义学权威著作;前者长达 897 页,Allan 的书上卷 452 页,下卷 348 页。前者侧重于语言的形式和局部问题,后者侧重于功能,研究的领域也较宽。但二者都太过于细化,例如,后者包含了从语用的角度对“语义”的研究,仅第八章“Speech acts”就长达 120 页。由于语义学家的分歧很大,即使读完以上长达 1800 页的四本书也并不能掌握语义学的全貌。从时间上看, Lyons 的书及国内较流行的 Geoffrey Leech (1974) 的 *Semantics* 都出版于二十余年前。语义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空白点很多,语义学的发展速度很像计算机科学。十年前毕业的计算机博士如果睡到今天睁开双眼,他一定操作不了今天的微机。以上提到的语义学书籍,对近十余年来发展,尤其是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对语义的研究自然不会有任何反映。针对这种语义学研究状况,本书以简短的篇幅,清晰地勾勒出语义

学的轮廓,并尽最大所能弥补以上提到的种种不足,在深度和广度上既能满足英语专业硕士生开设语义学的需要,又可作为深入研究语义学的一个桥梁。王宗炎教授认为本书的出版“对于需要语义学知识而又不易得到可靠材料的中国学生和语言学研究者将是一个福音”;胡壮麟教授认为该书“一方面该包括的内容都包括了,另一方面正好可供一个学期课程的需要”,“是供英语专业研究生使用的教材”。

本书的结构框架

在编写之前,笔者首先‘解剖’了二十余部语义学专著,包括自 C. K. Ogden 和 I. A. Richards 合著的 *The Meaning of Meaning* (1923), Stephen Ullmann 的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1961),一直到 John I. Saeed 的 *Semantics* (1997),时间跨度自 1923 年至 1997 年。经过分析,我发现在语义学范畴内对意义的研究有两个最为显著的趋势:一是研究意义的语言层面变得越来越多的趋势,二是研究意义的方法呈多样化跨学科的趋势。Ogden 和 Richards 所编写的全书只涉及到一个层面,即词汇层面这一‘基本范畴层次’(参见本书 7.3.1, Basic level categorization of organism and concrete objects);如该书第一章“THOUGHTS, WORDS AND THINGS”,第二章“THE POWER OF WORDS”等等。后来的研究以词汇层为参照逐步向下和向上发展;向下发展到对‘语素’(Morpheme)的研究,向上逐步发展到对‘词组’、‘从句’(Clause)、‘句子’和‘篇章’的研究(参见本书 1.1 Language is hierarchic and 1.2 Meaning and reality)。本书共确定了‘语素’、‘词汇’、‘词组’、‘从句’(Clause)、‘句子’和‘篇章’六个层面。笔者通过分析解剖原著,得到许多语义学研究的方法(或称学科角度),本书从中选出 13 种最主要的,把它们分别作为第二章至第十四章的标题。每章用其中一种方法研究以上六个层面上的意义,每章标题的言外之意应该是“... Approach to the Meaning of the Six Levels”。如第二章,全称应为“A Phonetic Approach to the Meaning of the Six Levels”。全书是以六个层面为竖轴,以 13 个角度或方法为横轴的框架结构。

本书的编写过程和原则

1997年7月,笔者作为国家教委公派访问学者到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访学。该大学语言学系主任,同时也是我的邀请人兼导师 Kon Kuiper 博士详细审阅了我的6×13这个框架,并同意一同完成往空格中输血的任务。该校图书馆中语言学藏书与国内大学的藏书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以前只听说过书名从未见过的书就放在书架上,伸手可及,恨不得全都背回国来。在馆中借不到的书,可通过馆际互借处(interloan department),可查得新西兰的哪个城市或大学的图书馆藏有该书,几日内可借来;若新西兰境内没有,可以到澳大利亚去借。我和 Kon 每周见面数次讨论选材。每编写一章, Kon 先提出必读书,我到图书馆把相关的书都找来,开始阅读。‘新’是我们遵循的第一原则,有90年代的不用80年代的,有今年的不用去年的。Nöth 甚至提前给我们寄来了将于1999年出版的书稿。‘权威’是第二原则,有 Lyons 的,不用其他人的,这是 Kon 在本书“Preface”中提到的“big names”的含义。‘新’与‘权威’相矛盾的时候,我们遵循‘最新的不都是最好的’这一辅助原则,使‘新’让步于‘权威’。‘针对性’是第三原则,即,必须让一般的英语系的硕士生能读懂。Kon 作为特聘专家在大连外语学院给硕士生上过课。我则极力回想自己读硕士时的情景和任教后所了解的学生情况。以我能读懂作为另一个辅助原则,记得我对 Kon 说过“If I can't understand, how could I teach my students?”。第四个原则是‘追本溯源’,二手材料,转述的一概不用。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6.3.4节用较大篇幅向读者介绍 H. P. Grice 的名篇“Logic and Conversation”的原因。国内很多读者谈‘语用’必谈‘合作原则’,但并不一定都有机会读这一发源性的文章。‘连续性’是我们遵循的又一原则,为了保持全书的连续性,使全书浑然一体,而不是显得零零碎碎,在博采众家之长并考虑衔接的同时,有些较长的选段来自一位作者或一本书,如第四章和第八章的大部分。为了避免空谈一些难以记忆的理论,我们还注意到选材的趣味性和具体性,尽量收一些有具体实例的文章。1948年,查尔斯王子出生时,一位上院议员前来祝贺,并引用了一首19世纪的儿谣:

The child that is born on the Sabbath day

Is fair and wise, and good and gay. (本书 14.3.1)

Trask 引用该诗来说明 ‘gay’ 的词义变化。这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该章是关于语义变化的,一些学者不同意把语义的变化列入语义学研究范围,但 P. H. Matthews (1997) 的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一书中对“semantics”定义就包含了‘语义的变化’。Stephen Ullmann(1961)书中的第八章就是“Change of Meaning”。有些学者对本书的选材可能持有异议,认为个别章节不属于语义学。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语义学。如果把它定义为“the study of meaning”,那么它的范围是相当宽的。本书的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最大限度地开阔学生的思路,交给他们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思考,而不是局限于传统的框架之中。本书第一章,1.3 节的表中仍有很多空白,这些恰是学生可以一试身手的地方。本书的重点章节为第三章和第六章,难点章节是第十二章,该章从符号学的角度再度研究‘言语行为’。全书各章的排列顺序主要依据前后的衔接情况。如果本书便于使用,这应归功于那些‘big names’的闪光思想;反之,应归罪于笔者的拙劣技术,恳请读者反馈您的宝贵意见。

鸣谢

本书全稿完成后,得到了著名语言学家王宗炎教授、伍铁平教授、胡壮麟教授、王逢鑫教授、徐烈炯教授精心的审阅和详细的审稿意见。在本书的框架编写过程中,得到过伍铁平教授、胡壮麟教授、王逢鑫教授、杨自俭教授、张德禄教授的各种帮助。在新西兰访学期间,得到了陈兰花、刘汝山、邓红凤、王俊岩等同事的关怀和各种帮助。期间,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供了一年的留学资助,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教育处负责人杨亲德教授夫妇给与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善良淳朴的新西兰人,尤其是坎特伯雷大学语言学系、图书馆、微机室给访学提供了种种方便条件。愿借此书出版之际,对所有在生活 and 学术上对笔者有过帮助的人员及部门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最后,谨向以各种方式支持和鼓励笔者求学并勇挑家庭重担的妻子李素英女士表示深深的爱意。

李福印

1999 年 1 月于青岛

通信地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邮编: 266071)

青岛海洋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

电子邮件: lifuyin@public.qd.sd.cn

(Department of English,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cean University of Qingdao

Qingdao, PR China, 266071

E-mail: lifuyin@public.qd.sd.cn)

PREFACE

By Western standards, this is an unusual book. To understand its format one must understand its function and social context. It is intended as a source book of Western ideas on semantics for students of English and Linguistics in China. Such students generally have very limited access to primary or secondary resources in English and so the presentation of Western ideas is often at second or third hand. They also have very little money for Western books.

This book is the inspiration of Li Fuyin who thought that Chinese students would find a source book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 material useful in coming to understand how Western scholars view *meaning*. He thought this would be best done by presenting their ideas in the original words. That way the words would both help the students with their understanding of English and avoid problems with inexact translation.

Furthermore he considered that a taxonomic presentation of these ideas within a structuralist grid would make clear the way the study of semantics interacts with other fields of linguistic study. Hence the format of the chapters where each chapter is a traditional taxonomic 'level' or a field of linguistic inquiry.

Central quotations are used throughout the book to highlight central areas of interest. The teacher who uses this book will be able to take these quotations as points of departure in the study of meaning. The bibliography will also provide access to some significan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s dealing with semantics to which the teacher may gain access through library lending.

The quotations have been placed in the order they have so as to create a sequence of ideas which raise issues to do with meaning. If this sequence is successful then this will prove itself in pedagogical practic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names on the cover of this book also needs explaining. We are editors of this book. This compilation of readings was constructed in 1997 – 1998 while Li Fuyin was a guest in the Linguistics Depart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in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We met frequently to discuss where suitable material might be found, and again when it was found. I read through the material at various stages trying always to envisage the Chinese students whom I had taught in the middle of 1997 at the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needs. Teaching at a tertiary level in China is different from in the West. Students are much more used to learning but do enjoy discussing material once it has been learned. They have a great respect for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want to know what the ‘big names’ in a field think. Again this informs the approach taken in this reader.

Koenraad Kuiper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February 1998

For questions and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Private Bag 4800,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E-mail: k.kuiper@ling.canterbury.ac.nz